

問	我
答	的

蔡玉洗 董宁文 编

[illegible]

我的开卷

蔡玉洗

蔡玉洗 董宇文 编

④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开卷/蔡玉洗,董宁文编.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447-0607-0

I. 我… II. ①蔡…②董…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0355 号

书 名 我的开卷
编 者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陈 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4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607-0
定 价 4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龚明俊	向往《开卷》
003 潘小庆	话说“闲来有益”
006 子 张	且读书开有益斋
009 汪秀枝	爱读《开卷》的缘由
011 张叹凤	擘窠大字好形容
012 谭宗远	初识《开卷》
014 叶 梓	我所知道的《开卷》及其创刊号
016 高 信	贺百期,向前看
018 北 塔	《开卷》有园
019 蔡 瑛	《开卷》的格
020 龚明德	《开卷》乃书爱家乐园
023 刘 俊	与《开卷》结缘,我很高兴
026 王国华	《开卷》,我的“场”
030 吴昕孺	《开卷》有益更有情
033 谢其章	新老牌读书杂志《开卷》
036 叶小沫	《开卷》·爸爸·我
039 张佩芬	《开卷》八周年随感
042 朱 健	《开卷》余韵亦书缘
044 姚君伟	贺《开卷》百期 说开卷有益
047 吴岳添	青春时代的回忆
049 刘经富	一段淡淡的书人佳话
052 蓝薇薇	同为编辑者
054 董国和	结缘《开卷》

- 058 陈秉钧 我的《开卷》缘
- 059 黄岳年 一生的幸运
- 062 眉 睫 可爱可亲的《开卷》
- 064 周允中 我和《开卷》
- 066 彭国梁 饮水思源,情系《开卷》
- 070 刘春杰 《开卷》不易
- 072 王心丽 有一种坚持叫恪守
- 074 徐明祥 我与《开卷》及《开卷闲话》
- 077 张 军 与《开卷》淡如水的情谊
- 079 陈长林 缘结一文总歉然
- 082 刘克定 先入读书堂
- 084 陈子善 《开卷》百期贺辞
- 086 姜晓铭 《开卷》有益结书缘
- 090 绿 原 贺《开卷》出刊一百期
- 091 何卫东 “开卷”温暖
- 093 徐 鲁 豁然开朗,簇生卷耳
- 095 阿 滢 钟情《开卷》
- 097 吕 剑 相见恨晚
- 098 杨云辉 也算是一种回味
- 100 赵龙江 《开卷》百期感言
- 102 纪 申 贺《开卷》百期大庆
- 104 罗 洪 翻开《开卷》
- 105 李福眠 《开卷》书虫
- 108 方 成 贺《开卷》百期
- 109 李世琦 书香一缕祛喧嚣
- 111 汪恩奎 机 缘
- 114 刘二刚 《开卷》与董宁文
- 116 吴海发 《开卷》百期的风采
- 120 虎 闾 《开卷》立大功
- 124 朱金顺 我读《珠还记幸》的两件幸事
- 127 躲 斋 唯望《开卷》再一期颐
- 130 郭 青 正是开卷好时光
- 132 吴 峤 资深文化老人的“宝地”

- 133 古 剑 书香飘域外
- 134 叶嘉新 贺《开卷》百期感言
- 136 卞孝萱 我说《开卷》有益
- 137 黄世玮 我与《开卷》越来越亲近
- 139 王伟明 独行悄已觉
- 141 桑 农 收藏《开卷》
- 143 罗文华 我们的高地
- 146 薛 冰 《开卷》打开的窗口
- 148 孔祥东 未竟之事:凤凰台美术馆
- 150 白化文 相逢《开卷》
- 152 张建智 策励来者,传之久远
- 154 止 庵 从“我与《开卷》”谈起
- 160 周翼南 老友《开卷》
- 161 施 亮 我与《开卷》的书生情缘
- 163 韩石山 说上几句贴己话
- 165 屠 岸 贺《开卷》出版百期
- 167 秦绿枝 自然亲切读《开卷》
- 168 李君维 缘结《开卷》三故事
- 170 康 健 我与《开卷》这八年
- 172 来新夏 祝《开卷》百期
- 174 李 伟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 177 李传新 映像《开卷》
- 179 聂鑫森 结缘《开卷》未能忘
- 181 周炳辉 《开卷》:师长与教材
- 184 马 嘶 “《开卷》精神”与书香社会
- 187 朱 正 祝《开卷》出刊一百期
- 188 孙 郁 记住《开卷》
- 189 张阿泉 《开卷》是中国民间读书报刊的一面“禄马风旗”
- 191 王稼句 关于《开卷》
- 193 张松寿 有幸读《开卷》
- 194 邬 西 祝福《开卷》
- 195 王为松 读其小,学其短
- 198 舒 芜 祝《开卷》百期的话

199	张宗刚	琼枝汲玉露 清歌啸南天
202	汪家明	闲话《开卷》
204	雷 雨	凤凰台上的一盏灯火
207	田 原	开有益斋,开有益哉
210	于光远	畅 所
211	桂 苓	《开卷》在手
213	胡阿祥	我读《开卷》
215	王湜华	我的《开卷》情
217	朱绍平	何时读《开卷》
218	文先国	遥想“凤凰台”
220	黄永玉	致宁文
221	薛 冰	《开卷》五年记
225	徐 雁	有关《开卷闲话》的“闲话”
231	读书人寄语·众口说《开卷》	
244	办刊编报甘苦谈	
249	《开卷文丛》品评录	

向往《开卷》

龚明俊[襄樊·自由撰稿人]

向往《开卷》

于《开卷》，我只是中国腹地鄂西北的一个读者，《开卷》握于手中之时，已是我进入社会大学的第十一个年头。或许是那份保存得牢牢而呆呆的“静”气，让我格外喜欢《开卷》，犹如陆续读到的《书人》、《文笔》、《博古》、《崇文》、《书脉》、《清泉部落》，那份亲切，那份惬意，难得形容。拿出我珍藏着的二〇〇〇年出版的第一卷第一期《开卷》，即创刊号，古朴典雅的封面，别致得让你闻到来自历史深处的书香，闹市的喧嚣，生活中的烦恼，也随之离去。

我之结缘《开卷》，源自长兄的推荐。当时，我已脱离“事业单位”两年有余，离开“事业单位”之后，才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大哥给我写信，打电话，都谈到《开卷》，说南京一个饭店办了一份读书刊物，值得一读，能培养读书的兴趣，随之将他手头的《开卷》复本寄给我。之后，又托他在《开卷》的朋友陆续寄来更多。至今还时常把过去的《开卷》拿出来重温，补“书卷”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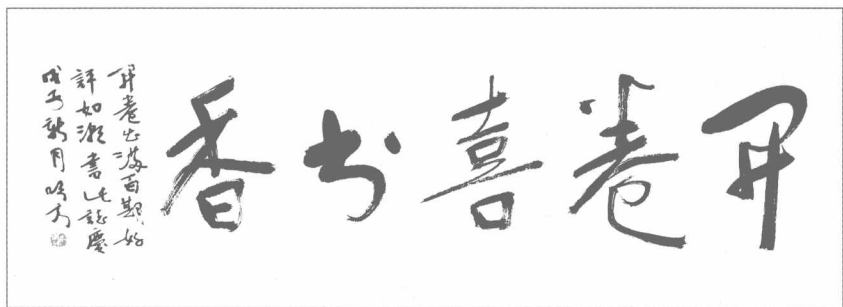
·001

最初听说饭店办刊物，多少让我疑惑。收到《开卷》创刊号后，方觉得这书香的威力。蔡玉洗的《缘起》一文，有这么一段话：“这个书房跟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书房不一样，也跟大众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不一样，它是现代化饭店中的一个人文景点。它把酒吧、茶馆、网吧和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展览馆、教育中心、影剧院的功能糅为一体，构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休闲新概念。”我敢说，时间虽然过去近八年，这种文化经营理念并不过时，而且有更多的“文化”还在“探索”，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在黑暗中摸索”一样。《开卷》的历程证明，高雅的文化与逐利的商业并不矛盾，矛盾的只是那没有走出来的思路。“思路引领财路”，于文化也一样，我想。

很大程度上，是大哥推荐我这样的读书刊物，还给我讲过刊物的编辑、作者老师的人与事（读书作文事），还有更多的读书朋友的故事，让我始终保持着那份“读书不孤独”的勇气和信心。

我读的书并不多，但我坚信读书是人生的必备。有了《开卷》等刊物的鼓舞和引导，书香至今浓浓地在陋室里飘荡。

这些年，无论社会上的成人，还是正在校园里的学生，“读书无用论”一直困扰着人们。在高中教书的我，是铁定的“读书有用论”的支



唐吟方手迹

持者。有一天,就那么巧的,正跟不喜爱读书的高中生谈话,竟顺手拿起《开卷》,于是我讲起《开卷》诞生历程,并随手翻出几篇文章,选一二文章读给学生听,告诉他“书香”于生存之宜:“读书看似无用,可它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智慧,遇到麻烦不会手忙脚乱,遇到挫折可以坦然面对,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我们都会拥有更好的心情,过更开心的日子。只要是值得读的书,总会开卷有益!”这学生似乎听进去了一点,不管那么多,传递一下“开卷有益”的思想,总比乱批评一通要好。其实,我从《开卷》等读书类刊物读到适合学生们的内容时,常常夹进授课内容,学生们常常都很喜欢听这些新鲜的内容。

002·

《开卷》于我,让我“认识”了许多读书家,分享到了他们的读书成果,从中得到了许多知识,学到了许多读书方法。这并非夸张之词。《开卷》是一本很纯粹的读书刊物,文章精短,或百字文,或千字文,精致得只有精华。不少语录体、格言、书人、书事、书话类文字,朴实,亲切,有趣,深刻,犹如画龙之点睛。纵然是会员制、书目推荐这样的商业内容,也冲淡不了扑鼻而来的书卷气息。所以,地处中部偏僻之地,我很喜欢凤凰读书俱乐部的《开卷》,希望自己一生不断地在“开卷”的日子里度过。

我的开卷

向往“开卷”,是积极的生活方式,更是愉悦的人生态度。

话说“闲来有益”

潘小庆[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画家]

话说“闲来有益”

·003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四日,我正在太湖边一处园林小筑内,与朋友品茶,同时议论着“文化产业”这个话题……下午二时十分,忽然接到《开卷》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发来的一则短信:今天翻阅《开卷》创刊号,看到你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一日为《开卷》的题词“闲来有益”。

天哪,真的很让我汗颜!

众所周知,凡题词者多为政坛要人,或名家明星,皆是有身份和有身价之人物。平心而论,很多单位(或个人)是借此留作纪念,或作座右铭用的;不过,也有许多是狐假虎威,用来显摆,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啊!

先哲告诫我们,人贵有自知之明。老夫乃一介俗子,年轻时因家庭出身“蓝党”(属“黑五类”),又患肺疾,学未成果。仅识得三文两字,被放逐农村,脱胎换骨。数载摸爬,幸遇改革开放,以半路出家之身,混入出版队伍。边学,边干,编书、画画。主事书籍装帧,持雕虫小技,专“为他人做嫁衣”。斗转星移,一晃二三十年。虽有“作品”(连环画、插图、封面设计)无数,均是奉命而为,毫不惊世骇人,岂敢自命不凡,四处信笔“题词”?

“闲来有益”,又何而为?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无意“得罪”了某位当权的正人君子,身为“调研员”,闲职多年。也许,“祸兮,福之所倚”,从此,“息驾归闲居”,躲进朴庐,闭门读书,充分地享受着“光阴为己有”,“复得返自然”的悠闲生活。我曾有一篇随笔,这样写道:

自挂冠离开了编务实职,往日的应酬、繁忙……顿时消停。

最近,新装修了一下房子。原本是二十多平米的会客厅,改成了书房,紧连着近十平米的朝南阳台,显得十分敞亮和奢华!闭门读报、看书、画画、写文章,闲适、自由、舒心,好快活!

朝北一间客卧,摆上一排沙发和茶几,既是夜晚与家人唠嗑,共享天伦的地方;平时,也可作为接待来访的亲朋、好友。为此,雪白的墙上,挂上了我一幅水墨画新作《知音》:两头水牛,徜徉在池中。春枝昂扬,牛背上牧童短笛,悠然自得……另一幅是我书写的书法斗方: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路一时生。年年点检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

这是唐代罗邺的一首诗。

我想：人生几何，有盛有衰，要学会宜风宜月还宜雨……

说实话，做了若干年的闲者，我喝了不少闲茶，看了不少闲书，闲而不懒，亦书亦画，静中养心，快乐健康矣——没有想到，务农时累得的胃痉挛，坐班时落下的颈椎痛，全都不治而愈。心旷神怡，难道不是“闲来有益”吗？

话要说回来，有闲岂易得哉？友人戏言，在下只是出版界中的另类，不必如此而竟如此了也。既然如此，不妨拉上蔡玉洗说事。他，才真的是“不必如此而竟如此了”的人物！

蔡兄玉洗，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来省人民出版社工作，我俩便成了同事。他，在文学编辑室，既编书，又写小说；我，在美术编辑室，既插图，又画封面。互有往来，诸多合作。一九八四年，他荣升副总编辑，一度成为分管我所在的编辑室的顶头上司。可能是我年长的原因，工作并不马虎；也可能是他太有才了，领导颇有艺术；更可能是我俩相处久了，甚为投缘。我俩密切配合，共同为出版社创造了一批“双效”图书。

不久，江苏文艺出版社恢复建制，玉洗兄便调任为该社总编辑。可谓“降大任于斯人也”，蔡兄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接连推出的《秘密战争中的女性》等纪实文学丛书和《东方纪事》杂志，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江苏文艺”成为当时出版界一个光彩夺目的品牌！也是没有想到的，“福兮，祸之所伏”，一九八九年的那场风波，《东方纪事》被宣布停刊，年届不惑的蔡兄，不知何来闲情，又回南大学堂，成了叶子铭教授名下的博士研究生。期间，我俩竟有了比往常更多的接触。在他锁金村住地，平心静气地交流着各自想说的闲话，从容不迫地做了些各自喜欢的闲事……难能可贵的，我俩所流露出的是那种悠然、闲适的良好心态。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何可说，何不可说；何必说，何必不说。当蔡玉洗取得博士学位后，并没有回到江苏文艺出版社上班，而是去了译林出版社，冠名“社长”。他的实际岗位，是在那条湖南路与云南北路交界处的那个可观玄武湖之光、可览紫金山之色的，由出版集团新建的、高耸着的凤凰台饭店。终究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文学博士，竟端坐在宾馆总经理的位上！

想当年，有多少人——明里、暗中，有多少双眼睛在瞧着，等着蔡博士、蔡总经理闹笑话呢。谁也没有想到，经蔡老板打造，这家凤凰台饭店，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务酒店啦。除了金碧辉煌的凤凰徽标外，

更是以“文化凤凰台”扬名海内外！当你走进这座饭店五楼的“凤凰台文化娱乐中心”——显然，这是蔡博士的精思妙想、运筹帷幄之作：六朝松茶艺园，小莱坞影院，英语沙龙，手谈室……胸无点墨之流，能有如此手笔吗？特别是那百多平米的“凤凰读书俱乐部”（又名“开有益斋”，俗称“书吧”），藏书数千，迎面一溜，排开着的“鼎堂”（郭沫若号）、“三松堂”（冯友兰号）、“耕堂”（孙犁号）及“选堂”（饶宗颐号）等五个读书单间，伴着阵阵飘逸的书卷墨香，谁不为之心向往之。那些个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爷们，能有如此闲情雅兴吗？我是经常前来淘宝，流连忘返，无不满载而归，难道不是“闲来有益”吗？

话再说回来，闲着能有几个知己？俗话说“人之相助者，信也；诚者，天下之结也”。恰逢世纪之交，吾之有幸，参加了蔡老板的一次晚宴。酒足饭饱后，我与几位昔日同行，随玉洗兄信步走上五楼的读书俱乐部，又喝起了闲茶，聊起了闲话……书吧的一角，摆有一方画案，桌上放着一本册页，边上分明陈放着笔、墨、水盂等。不知蔡兄是否有意而为，拉起尚在醉意朦胧中的我：“去，乘着酒兴，涂上几笔！”我，似梦非梦，悠乎恍乎，鬼使神差，拿起画笔，饱蘸水墨，涂抹下两枝莲花和几条游鱼，题名“鱼乐吾亦乐”。接着，似乎意犹未尽，翻过一页，又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闲来有益”四个字……

流年似水，转眼七八年过去了。听宁文先生介绍，如今“文化凤凰台”不仅在北京、南京、宿迁、扬州……等地分别有了连锁，同时在南京极富历史文化底蕴和积淀的清凉山公园内开设了凤凰崇正书院；其主办的《开卷》杂志，已在全国读书界享有极高声誉，再过些时日，就满一百期了……呵，这是一份多大的“文化产业”！应该说，蔡总和他的同人，极有胆识，功不可没！

话还得说回来，闲非闲，不是无聊之闲，更不是游手好闲。那种善于在日益浮躁功利世俗的年代中忙里偷闲，平和、从容、悠然地生活，玩得那么地游刃有余，又有品位，乐在其中，谁能说此“闲无益”呢？

二〇〇八年一月于石城闲静居

且读书开有益斋

子 张[杭州·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关于我与《开卷》与《开卷闲话》，前年就已写过一篇短文，并承宁文兄不弃收进了《开卷闲话三编》。现在再写，还能写出点什么新意来呢？

前几天搬出所有私藏的《开卷》和《开卷闲话》系列，重点看了看自己写给宁文兄的那些“闲话”，才发现涉及到读书的内容实在不多，而思想性的东西尤其少。自然，《开卷》本来不以思想性为标榜，即使谈思想也倾向于闲闲道来，其风略与民国时候林语堂的《论语》相似。而我最初见到《开卷》时的欣喜，也多半由此而来。不过这几年读书类的民刊渐多，欣喜之余，却也感觉都向一种风格聚集，是否又会出现新的“单调”和“偏枯”呢？

思想性，并不一定是“揭秘”历史黑幕，也不一定故作惊人之语，也不见得一定要把文章磨炼成“匕首投枪”，而是希望多少能够包含一些对生命、对历史的富有深度的感悟和思索，而不可仅仅满足于文人友人之间相互的欣赏乃至应酬。

006.

我的开卷

乔治·奥威尔一九三六年曾经谈到“小说声誉跌落”的问题，经过一番分析，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唯一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小说受到的是“吹捧”而不是严肃的批评：“你去问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他‘从来不看小说’，你往往会发现，归根结底，那是因为护封评论家写的那种令人恶心的陈词滥调。”而且，“一旦你最初犯了把坏书说成是好事的罪过，你就无法逃脱出来”。

直到今天，《开卷》和《开卷闲话》系列仍然是我喜欢翻阅的民间读书杂志，我希望它们永远都只是夏天的一片绿阴，冬天的一杯红茶，永远给读书人提供一个可以避暑、可以祛寒、可以“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的地方，既不必升格为瑞典文学院，也不必打造成东方图书城。

自然，《论语》之外，再兼点《语丝》或《自由谈》，那就更有味道。只是千万不要变成“护封评论家”发表“那种令人恶心的陈词滥调”的地方。

说完这几句话，心里感觉畅快了，那些你来我往的“往事”，就不说了罢。

下面是原先写的短文，一字不易，留在这里，以见我与《开卷》与《开卷闲话》的“渊源”。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三日杭州再笔

读《开卷》，有如同二三解友
围炉谈心。

一贺《开卷》创刊五周年

卫建民

乙酉年初春于北京

卫建民手迹

且读书开有益斋

《开卷》或许是我见过的最朴素又最精致的平民刊物。四年前我成为它的读者和作者，这让我感觉特别开心。

喜欢《开卷》，首先是喜欢它那种泉水般的清冽和甘醇，那种不施脂粉天然俏的平民风格。我这么说，当然并不意味着自己只认可这种风格。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欣赏趣味我相信都是富丽多姿的，因为一切风格的美都是美，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我这样说，只是表明《开卷》的美是独特的，又是以素雅大气展示自己的独特性的。在这个多少有点过于贵族化、过于奢侈、过于注重装饰的时代，杂志世界同样是以视觉冲击力为第一卖点，争奇斗艳在所难免。自然，不同杂志有不同的读者定位，总体风格当然要依据读者的消费心理设计。即便是读书类杂志，属于老牌的《读书》、《博览群书》，属于新秀的《书屋》和上海的《书城》，面目也各有不同。我不知道当初《开卷》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但仅就效果而言，我认为它是别致的、有魅力的，因而是成功的。它似乎完全没有销售、利润方面的用心，只是准时地向读者传递着它那淳朴到极点而又典雅到极点的魅力。

喜欢《开卷》，当然更主要是因为其内容的亲切、隽永、有味。《开卷》从一开始，就拥有一批“国宝”级的作者，他们的名字或在演艺界，或在创作界，或在学术界，都是响当当、亮闪闪，而又淡出功名利禄是非之地，全无升迁奖惩盈亏之虞。只缘“人书俱老”，方才炉火纯青，率性把笔，任意而谈，叩心扉则从容有致，析时事则鞭辟入里，钩沉、考释亦可曲径通幽，似乎大有鲁迅时代《语丝》文体或林语堂时代小品文的

•007

味道。至少在我，黄宗江、流沙河、吴小如的随笔，邵燕祥的打油诗，实在是喜欢得不得了。可喜的还有，《开卷》虽然高朋满座，却并不效梁山泊那样以资格辈分“排座次”，而是大腕新手一律平等，谁举手谁发言，毫无官场习气。我说《开卷》是平民化的，大约正是缘于此点。

喜欢《开卷》，也喜欢它那种民间作坊式的编刊风格。这本小小“月刊”，所有权属于凤凰台饭店，然其实际编者，据说只有宁文一个。一人只手（宁文还有自己的工作）办《开卷》，这真有点“回归新文学传统”的意思了。试想若干年来，国内报刊体制早已习惯于“大一统”的模式，名誉主编、主编、副主编、编委，前呼后拥，“集体负责”，大处敏感，小处茫然，刊物的“个性”何以鲜活？而《开卷》从联络作者、读者，审读、编辑稿件，到邮寄样刊、稿酬，全是宁文先生一人打理，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喜欢《开卷》，还尤为喜欢每期杂志后面的“开有益斋闲话”，有读者称之为“戏台后头的事情”，真是贴切之至。编读往来，总会有不少精彩的对话，就像后台导演和演员说戏，戏外演员和观众交流，可惜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完全忽视了这些精彩对白，偶尔有点“读者来信”，似乎也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读者真正的心声究竟如何，反而成了一笔糊涂账。“开有益斋闲话”后来成了《开卷》的亮点，作者正文之外的交待，编者穿针引线的苦心，读者七嘴八舌的参与，都在这里留了底稿，算是最原始的作、编、读心理档案。接着，“开有益斋闲话”独立编辑成书，两年一册，在书店里也十分抢手。读者有眼，大概也正是看中了它的“七嘴八舌”或者类似于“我也到此一游”的“闲话”性质吧？

我和《开卷》结缘已有四年，但直到今年春天，才见到了来杭州开会的编者宁文先生。纯厚朴实，文质彬彬，谈吐清雅而爽然。说到《开卷》的将来，他似乎胸有成竹，似乎有做不完的事要去做。

事实上，借用一个流行的词汇，《开卷》“同人”（或只有宁文一人？）在《开卷闲话》之外，果然已成功地“运作”出两辑“开卷文丛”，推出了辛笛、朱正、朱健、钟叔河、绿原、舒芜、流沙河、吕剑、龚明德、黄裳等十数位名家的随笔集，现又在陆续编辑《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系列……看来，从杂志到丛书，或者将来再加上出版机构，“开卷”大有演变为“一条龙”的趋势。

末了，令我多少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开卷》的创刊号，不用说，也就没有成为创刊号的作者，失却了一份难得的“荣誉”。

一笑。

二〇〇六年五月四日 朝晖楼

爱读《开卷》的缘由

汪秀枝[郑州·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爱读《开卷》的缘由

读“文革”期间的史料时,觉得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标语口号,如:“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与人斗,其乐无穷”等,都特别有悖于常情常理。不过,有一句口号,我认为还是合情合理的。

这句口号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以个人经验而论,比如,我爱读书,就不是没有缘故的。读书一方面能让我的心安静下来,不去想那些俗事杂事烦人的事,另一方面,读书又可以使我的大脑活跃起来,去思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诸多事情和道理。当然,书刊多得数不胜数,我不能见一本爱一本读一本,我的爱是有选择的。

近几年,我爱读的书刊中,就有《开卷》这份薄薄的小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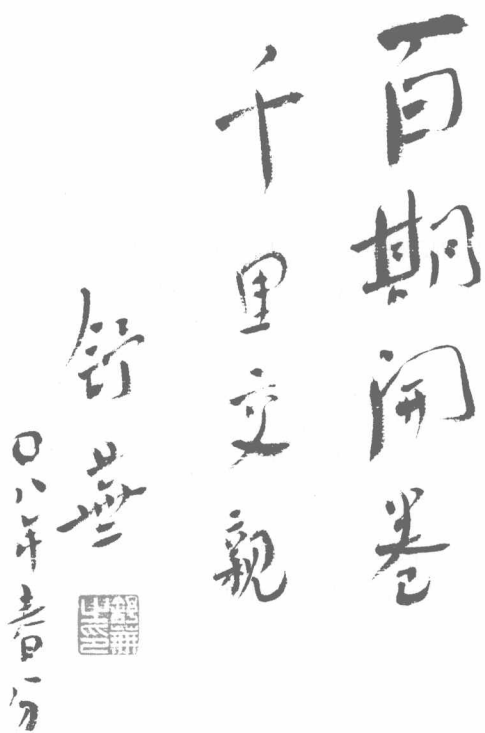
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她的格调。十几年来,我与一位书友常常在一起谈论“书”的话题。一天,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了《开卷》,并将他手头的十来期借给我阅读。一开始,我感觉不少文章都有闲适的风格,这与我的阅读兴趣不大一致;但想想书友的态度,一本本地读下去后,我越来越体味到,闲适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已,人文性和书卷气,才是《开卷》的基本格调,而人文性和书卷气恰恰是我所推崇的。

其二是她的象征意义。按照流行的阶层划分法,在大学里站讲台的我大约要被归于知识分子之列,而知识分子是非常看重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图书、杂志、报纸等公共载体,其中,民办报刊又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民办报刊是没有存身之地的,到了最近十来年,才陆续地出现了一些。在这些民刊中,《开卷》办得时间长,且有规律地出版了近百期,很具有代表性。手捧《开卷》,我就会想起一句曾经流行的歌词:希望还在,明天会好。

其三是她给了我不少“实惠”。出生于六十年代后期的我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极感兴趣,喜欢通过阅读亲身经历者的回忆一点点地去了解那个时代,《开卷》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在《开卷》里,我读到了周有光、于光远、苏叔阳、文洁若、朱正、舒芜等人的文字,从中捕

•009



舒 芜手迹

捉了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另外，读《开卷》时，我还发现了不少想读的书，像《一九三七年中国知识界》、《渐行渐远的文坛老人》、《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等，都是最先从《开卷》中得到的出版信息。

故而，我家书架里的一叠《开卷》就成了我常常翻阅的读物。前不久，一名喜欢读书的学生请我给他推荐一些书目，我列出了《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宽容》（房龙著）、《自由和繁荣的国度》（米瑟斯著）等十多本书籍后，还向他推荐了几种杂志，其中一种就是《开卷》。知道他在图书馆和书店里都找不到《开卷》，我就把自己的借给他。借书时，我很小气地让学生写下借条，并再三嘱咐：看完后就还过来，一本也不能丢了。